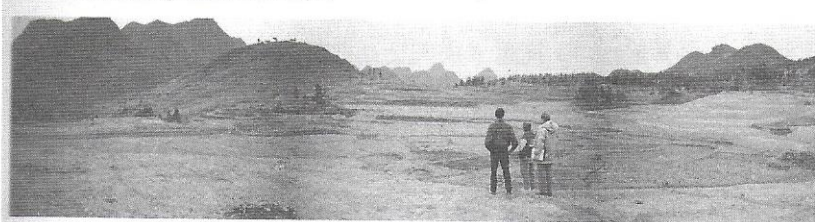


陸衛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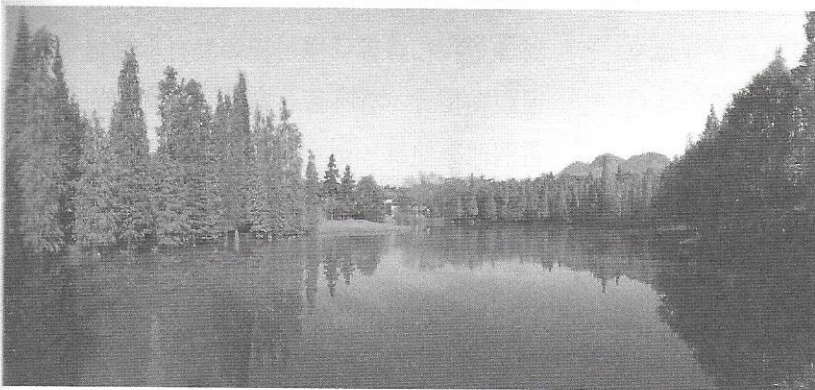
## 靜水流處水亦深

——記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十三週年

「雲茶植林區」植樹前後之對照



2001年攝 - 植樹前



2013年攝

著頭，似在思考，但在阿May看來，她是被這些山給壓彎了。

### (二)

「還要不要做下去呢？」謝太一邊在黃昏裡行走，一邊問著越來越暗淡的群山。「如果你不想做，也可以停止。」群山傳來答案，是丈夫最後在病榻前跟她說的話。

94年的新婚旅行，應公公的要求，他們跟著尋根回到家鄉梅縣。公公是華僑，丈夫從小跟著父母在新加坡和香港兩地長大，後又去澳洲讀書，從未認識過自己的家鄉。站在貧瘠龜裂的土地上，他們如異鄉人一樣聽著過去的故事。甘甜的泉水，茂密的綠蔭，如今已成一種想像。老父親卻堅定地描述著童年時經過的樹林、小溪，「它們是存在的！我小時候經常去喝山泉水，絕不會記錯。」

因為老父親的一句「年輕人要為家鄉做點事」，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種植樹木尋找水源的路。連丈夫自己也在日記中感到驚訝。「這個泥土，黑色的，並非石頭，而是曬焦了的泥

### (一)

謝太在山腳下徘徊的時候，阿May看在了眼裡。她攪動著鍋裡的鏟子，半仰起身子招呼著大家來吃飯的時候，一眼瞥見了遠處小得像一棵樹苗的謝太。

她第一次來清遠陽山做義工，只知道謝太是慈善基金會的負責人。這個女人看起來瘦弱嬌小，說話輕聲細語，每次通知大家一些注意事項的時候，都是彎著眉眼，笑得熱情又得體。

此刻，黃昏的山巒在她的背後遮住了大半個天空，就好像是她在揹著那些山頭。謝太低



土。顏色較淺的地方，竟然可以光滑到像沒有頭髮一樣的反光。真是難以置信，我竟然是這二百多畝光禿禿的荒山的主人」。

夫婦倆只靠著一台傳真機，跟當地鎮政府溝通合作，展開了種樹工程。語言不通，就靠畫圖、寫字。馬路不通，就靠雙腳走進山谷。第一年，六十萬棵小樹苗，幾乎全軍覆滅。第二年，丈夫研究出「品」字形種樹方法，終於成功種出了生態林。跟著，水也出來了。

後來，他們發現山村的孩子們缺乏教育，就建立了圖書館，保送孩子們去讀書。發現山村的老人們物資缺乏，就發起了關懷送暖的活動。發現老人們得了白內障卻不知道要去治療，就發起了「扶貧復明」的活動。

十年過去，樹木長了出來，泉水湧了出來，人的眼睛亮了起來，村裡的氣氛也和諧起來。

他常說，醫生不但是治病。

然而即使如此，她的肩頭卻變得更加沉重。因為此刻，他已經不在她的身邊。

### (三)

車子抵達陽山目的地後，王先生驚呆了。在一塊平地上，密密麻麻地站著四五百個等待

醫治的病人們。人煙稀少的山溝溝裡，哪裡找來的這麼多人呢？而且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患有白內障？

排隊的人，大多數都是中老年人，有些一個人前來，有些有家屬陪伴，也有年輕的家長抱著孩子。孩子們跑來跑去，時不時喝一口「麥羹」——一種粟米做的充飢食物。他彷彿看到了六十年前的香港，到處都是脊背佝僂、面色發黃、眼窩凹陷的人們，他們都嚐過飢餓和貧窮的滋味。村民們向擺滿了儀器的房間張望著，脖子都有點伸長了的感覺。五月的陽光，穿過山谷，照進他們褐色的瞳孔，明亮又空洞。

他第一次來做義工，工作內容是帶病患到手術室，然後再帶回給家屬。這才知道在山區，很多人以為人老了眼睛就看不見了，這不是病，也不需要醫治。最後把白內障拖成了青光眼，雙目失明。「扶貧復明」的活動展開，讓人們重見光明，更多人就從鄰村鄰縣聞訊而來，有些甚至要走幾個小時的山路。

過去這五六十年的工作裡，他做過銀行，也做過物流，但沒有做過這樣近距離接觸人們的工作。他與人們隔著銀行的玻璃微笑，每天上班下班。或是到某個地方跟同事們喝點酒，

打個牌。退休後，他想去幫助人，真正能夠幫到的那種。

第二天，人們打開紗布後，紛紛說「太刺眼了」！他們緊緊握著他的手，反復說著謝謝，讓他不知所措。喜悅通過手心的體溫，傳遞到他的心裡，一股暖流湧進又流淌開來，他說不出一種甚麼樣的感覺。清晨的陽光溫暖帶著點羞澀，他好像得到了甚麼，遠比他在這次行程裡付出的車旅費和時間要昂貴。

此後的十三年，他便扎根在基金會，從幕前到幕後，從六十到七十，從父親到祖父。

#### (四)

火車在曠野裡疾速奔馳，莊醫生彷彿看到當年那一片塵土飛揚的平原在時間的流逝裡成了一片綠洲，亦彷彿看到一個白衣少年，一轉身成了日夜兼程的使者。

十四年前，謝醫生病入膏肓的時候，他接受山西林業科學院的邀請，來到這片滿目瘡痍的黃土高原第二年，謝醫生過世，一幫醫生接手，硬著頭皮在200畝水土嚴重流失的高原上種上了第一批樹苗。

從此，莊醫生從一個年輕時奔波於香港與英國的醫學生，變成了奔波於香港與山西黃土高原的植林造水的義工。多年前，他就在《科學》雜誌上關注全球變暖的議題，後來遇到謝醫生，聽他講應對全球變暖的策略，講內陸地區生態環境的重要性，深感認同。更佩服的是，謝醫生研究出的種植方法，通過浸潤整座山，讓樹可以扎根，讓水可以湧出，培育出一片片生態林，將他對環境的關注，對後代的關心，落實到一步一步艱辛的行動中。

這些年，除了山西王文嶺村的生態林工

程，莊醫生又帶領義工們探訪石樓縣的四江村，進一步擴展了生態林的種植範圍。由最初種植的400畝增加至2300畝，植樹超過45萬株，四、五年後，泉眼也漸漸湧出水來。

十三年前，他只知埋頭苦讀，期盼著哪一天考到醫生牌照，有閒有錢的時候，就帶著家人一起去坐郵輪。但現在坐在這顛簸的火車上，帶著幾個醫學院的學生一起來種樹，連他自己都未曾預料——幾乎所有的假期，都用在了來山西種樹上。

「莊醫生，敦煌在山西嗎？」旁邊的學生問道，她側著頭張望著遠處如沙漠一樣的層層高原。

「呵呵。不是，敦煌在甘肅。」

「黃河很長嗎？它就在附近嗎？」

「是的。黃河很長，是我們的母親河。」

莊醫生的思緒回到1978年。他參加了香港第一批南京國情遊學團，第一次走進真實的內地，之後在學校的歷史課上瞭解了很多國家的情況。在他心中，從來沒有區分過內地和香港。因為中文系畢業的太太，他也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躉。慈善會的名字——力行，就是出自《禮記中庸》「力行近乎仁」。而何以為「仁」？身體力行、盡力而行、量力而行。

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成立之際，正是謝太壓力最大的時候。種樹好種，水源好找，人的問題卻是最難的。一開始，村莊裡的人聽說他們是僑胞，就來要紅包。拿著刀的，身上綁著炮的，都來「拜訪」過謝生和謝太。即使後來樹種出來了，泉眼也成了水塘，但是有人又把樹砍掉運走，或是整棵搬回自家院中、又將水引流到自家田裡……

謝太一個女人，如何能應對這般複雜的

情況？而即使所有的義工一起來面對，也已是一群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中老年人，助人的路，路在何方？

「想像一下，一對不太年輕的夫妻，又不是太有魄力的樣子，錢又不是特別多，認識的人又不算很大牌，都能夠製造水，供給成千上萬人的飲用需要，穩定貧窮村莊裡某些農民的生活，又可以帶領一班山區的孩子，領略一個新前途，給他們一個希望，可以做一個有意義的人。還可以集中山區裡貧困的白內障患者，接受手術。兩天之後，又可以做回一個有用的農民。這麼少的資源，只要一點真誠，一點智慧，也可以做到。用心之所可，行意之所安。」

這是謝醫生去世後留下的手稿裡的一段話。「他難道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嗎？」他對著因為悲傷而看上去更為瘦削的謝太說。

「我不會講得你們那麼深奧啦！總之，能做多少算多少！」大家在猶豫著未來時，王先生用簡短的話語定了結論。

憑著這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簡單口號，黃土高原變成了綠色的田野。以後孩子們再問起黃土高原的時候，可能會問，為甚麼沒有滿天的黃土？但是，他看著身邊的醫學生們，他們還學歷史嗎？他們還會問這個問題嗎？

### (五)

阿May清晨就從家裡出發了，今天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十三週年的年會，她要早點過去準備。每一年的聚會，她都要給每個人都準備好一份禮物，一共一百多人。

3月，是萬物復蘇的春天，也是新一年慈善活動的開始。4月，她要負責去山區篩查白

內障患者，確定慈善基金會要幫助的對象。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沒有行政費，每個人都是自費去做義工，所有捐款也都是全數用於活動。篩查的工作就是確保善款能夠幫助真正需要的人。

謝太不僅篩選受助者，也會仔細挑選義工。她會一一邀請他們上來辦公室聊天，認真地去瞭解每個人。她總說，要看一個人有沒有心，看他做事就可以。阿May在初中就開始參與義工活動，多年來雖忙於照顧孩子和家中事務，但從未間斷。她在多間慈善機構擔任過組織者，但最終選擇留在了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這裡的人簡單，一心只想著助人，而且尊重每個受助者的決定。東山失學的孩子們，本來力行要保送他們去讀書，但他們的父母卻寧願留他們在家鄉耕種。謝太跟義工們說，不要因此而氣餒，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理由。

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已經走過了十三個年頭，在植樹造林、扶貧復明、關懷送暖的服務中，聚攏了一批又一批的義工。今天要來的，有在東山一個人守護樹林的大哥，有帶來東山野菊花的大姐，有送來善款的作家，也有帶著兒子一起去做義工的法院檢察官……今天不能來的，有植樹造林的過程中幫忙的各個地方的工人、村幹部，有眼科手術中合作的內地醫院的醫生護士們，有每次接送義工們往返山區的大巴司機，有從六十歲自費服務到七十歲，即使去帶孫子以後仍不忘一年回來兩次幫忙的義工……

她要用心去準備，用心去展開接下來一年的工作。茫茫人海，或許下一個即將加入到力行的義工，現在正與她一同走在街頭。●